

席慕蓉：誰說什麼年齡就要寫什麼？

翰林驚聲

講者：作家席慕蓉

題目：也談蒙古 也談詩

時間：五月四日下午三時

地點：B604

主辦單位：女性文學研究室

【記者蔡欣齡整理】席慕蓉所談的蒙古，是教科書上所沒有的一切。她直率又熱情的言談，似乎不見《無怨的青春》裡的細膩；正因為有詩收容她難以明說的情感，所以她不怕自己在現實裡是這麼個粗心大意的人。

座無虛席的教室裡，幻燈片流轉著蒙古的景致，每一張都含藏著席慕蓉豐沛的感情。第九節有課的同學，帶著蒙古的天空、花草、山湖而離開；第八節下課匆匆趕來的同學，感受到的是席慕蓉對蒙古欲罷不能的情懷。

「這是當地的蒙古孩子，後面是他們的腳踏車，白色腳踏車是姐姐的，黑色腳踏車是弟弟的。」聽見這番解釋，在場同學們都笑了，因為草原上根本沒有腳踏車，由幻燈機投射出來的只是兩匹馬。幻燈轉動著圓盤，出現一個長頭髮、好奇地仰望她鏡頭的小孩，席慕蓉說：「這是一個小男孩。」什麼？現場一片嘩然。「對對，但是當地的規矩是說，如果三歲忘記剪頭，就要六歲才可以剪；他三歲的時候，父母親忘記幫他剪了，現在他五歲，要到明年才能剪。」

要用一個小時把蒙古的人文、地理、歷史講完，其實並不容易，「我們對蒙古的了解太少了，但這不是你們的錯，親愛的小朋友，不要慚愧的把手遮住臉，這是我們大家的錯。」從以前開始，漢人經常被北方游牧民族趕來趕去，基於民族的仇恨，歷代對蒙古民族的翻譯名稱就不太雅觀，例如匈奴、獫狁、葷粥等等。這些年生日久的觀念，不知不覺影響了我們對異族的看法。

這些影響，對席慕蓉產生許多說不出來的委屈。初中時，她以長期的沈默來回應地理老師對蒙古的奇怪解釋，她的妹妹還在課堂上跟老師吵起來，「另外一個蒙古孩子

，甚至哭著走出教室」；一瞬間，她癢了鼻頭，哽了喉嚨，眨著雙眼，硬是讓淚水昇華。如同張系國曾經寫過一位原住民學生，承受著全班同學的嘩笑一樣，這種歧視的情形，跟臺灣原住民很類似。她也提到，長期以來，女性文學受到性別觀念的錯誤對待，也跟蒙古文化的處境有相同之處。

席慕蓉的詩還沒有暢銷以前，性別角色對她而言並沒有什麼差別，一旦成名之後，外界開始以女性詩人的身份討論她的作品，有些視角就令她不解了。在《無怨的青春裡》，她寫的明明是一種回顧，有人卻說，已經結婚的人不該再為賦新詞強說愁。「生命不是階梯啊！誰規定什麼年齡就要說什麼、什麼性別就要寫什麼？」

在席慕蓉的生命中，詩是直覺的情緒感受。她把說不清的情緒，用簡單的文字表達出來，也在寫的過程中，找到自己的情緒。同樣的，席慕蓉希望同學們往後看到她的文章時，能靜下來看一看，「也許今天說不出來的東西，在那時候寫出來了。」